

<<师牛堂艺语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师牛堂艺语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9931326

10位ISBN编号：7539931329

出版时间：2009-5

出版时间：江苏文艺出版社

作者：李可染

页数：164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师牛堂艺语>>

内容概要

李可染是跨越现代、当代和新时期的知名画家。

他专注的题材是牛，因此给自己画室题的室名是“师牛堂”。

他提出“苦学派”的说法，对“苦学”的精神多有强调和赞誉。

本书内容分为学艺忆念、国画品悟、函辞序语、跋录印释等，充分展现作者丰富的艺术世界和艺术精神。

因作者平时文章写的并不多，因此本随笔中编选的内容多为弥足珍贵的史料。

作品图文并茂。

<<师牛堂艺语>>

书籍目录

辑一 学艺忆念 自序略历 国画大家白石老人——为庆祝他的九十寿辰（一九五 年十一月十二日）而作 谈齐白石老师和他的画 一位真正的艺术家——在林风眠艺术研讨会上的发言（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日） 我从艺术前辈们学到什么辑二 国画品悟 谈学山水画 漫谈山水画 谈中国画的改造 谈艺术与生活 传统、生活及其他 临摹辅导讲稿 云冈石刻的印象辑三 函辞序语 “苦学派”画展前言 “北京国际水墨画展”前言 在中国画研究院成立大会上的开幕词 在徐州修复李可染旧居剪彩大会上的讲话 我的话——一九八六年“李可染中国画展”前言 在“李可染先生为中国艺术节基金会捐款仪式”上的讲话 代序——一九八八年七月致汪占非先生的信 为中国艺术节基金会捐款的信函辑四 跋录印释 画跋印语释义 形容无华 气宇轩宏（编后记）

<<师牛堂艺语>>

章节摘录

辑一 学艺忆念 谈齐白石老师和他的画 不少的青年美术工作者参观了齐白石遗作展览会，要我谈谈白石老师的生平和他的艺术。

我是白石老师的一个小学生，也应该对这个展览会进行一次认真的学习。

我前后在展览会上看了五个整天，对着老师的遗作真是思绪万端，不知从何说起。

现在就谈谈我的一些感想的片断。

一 我想不论是谁，当他走进了会场，站在白石老师的作品之前，都会感到有一股清新蓬勃之气，雄强健壮的力量扑人眉宇，心胸为之一快，精神为之振奋。

更可贵的是这些作品的思想感情与我们的思想感情息息相通，不感觉有什么疏远和隔阂，仅这一点就与一些其他老的传统国画有所不同。

我很喜欢白石老师九十几岁画的一棵棕树。

棕干笔直冲天，棕叶下垂，笔力之雄健真可说是“如能扛鼎”。

这里我不能说这张画的棕皮、棕叶的质感如何的神似，我感到的是一种震撼人心的气魄，正如画上题字“直上青霄无曲处”的那种雄迈昂扬不屈的精神。

有风园柳能生态，无浪池鱼可数鳞。

此是人生行乐事，夕阳闲眺到黄昏。

这是老舍先生收藏的《钓丝小鱼图》的题句。

画的上部占着很大的篇幅，只画一根被微风吹动的钓丝，下边几条淡淡的被钓饵所吸引的小鱼。

看来画面似乎没有什么东西；但是，我们很难用语言表达那绝妙的意境——晚凉风中，一天的暑热刚刚过去，还留着一丝余霞，人在塘边观看游鱼，满纸是诗的意境。

我站在画前，不禁忆起了自己的童年，说忆起了童年似乎还有点不大恰当，应该说是嗅到了童年时代的气息。

画上那一根线，看来是一根真实的线，但又觉得不应该说它是一根真实的线，哪有一根真实的线能给人那样美妙的感觉呢。

这张画使我们深深感到白石老师的感觉锐敏和感情的真挚。

白石老师的作品，哪怕是极简单的几笔，都使人感到内中包含着无限的情趣。

过去他曾给我画过一幅大画：玻璃杯里插着两朵兰花，花头上下相向，上边题着“对话”两个字，真使人感到是“含笑相对，窃窃私语”。

画展中有一小幅放牛图，前面一片桃林，草坪上几头水牛或卧或立，老牛的背后还跟着一头小牛，寥寥几笔就描画出一片春色的江南。

老师画的花卉迎风带露，欣欣向荣。

记得一次我陪一位印度的著名诗人去访问老师，老师画了一幅牵牛花送他。

诗人站在画前激动地说：“这花的艳丽生动使我感到在枝叶间就要穿出一只蝴蝶。

……”等了一下，他又说：“这不仅是一枝花，这是东方人对和平美好生活的歌颂。

” 二 白石老师晚年作画，喜欢题“白石老人一挥”几个字，不了解的人就会联想到大画家作画，信笔草草一挥而就。

实际上，老师在任何时候作画都是很认真，很慎重，并且是很慢的，从来就没有如一些人所想象的那样信手一挥过。

他写字也是一样，比如有人请他随便写几个字，他总是把纸叠了又叠，前后打量斟酌，有时字写了一半，还要抽出笔筒里的竹尺在纸上横量竖量，使我在旁按纸的人都有点着急，甚至感到老师做事有点笨拙，可是等这些字画悬挂了起来，马上又会使你惊叹，你会在那厚实拙重之中，感到最大的智慧和神奇。

从这里，使我想到了老师的为人。

他平时不喜欢讲话，也不大会应酬，没有一点那种艺术家自视不凡的气派。

我想任何人最初和他会见了，都会感到他是一个朴朴实实平平常常的人，可是同他处得久了，就会认识到在那平平常常里面包含着很不平常。

<<师牛堂艺语>>

在我与老师十多年的相处中，深深感到老师所以不平常，不仅因为他有非凡的天才和高超的艺术修养，更重要的是他具有劳动人民俭朴、勤劳、正直、真诚、善良的品质和思想感情。

白石老师到了晚年，虽然名满天下，受到人民的敬爱和尊崇，但他一直没有忘记劳动人民出身的根本，我们看他“鲁班门下”“木人”等印文，可知从来不避讳他过去木匠的身份。

他平时在生活上自奉非常刻苦俭朴。

记得有一次我买了一点菜食送他，菜是用一块白菜叶包着的。

老师叫人把菜拿到厨房后，自己把那一片菜叶用布擦得干干净净，他说这块菜叶切碎用酱油调了可以下一餐饭。

平时他常把一些有棉性的包物纸理平收藏起来，并且很喜欢在这样的纸上作画。

我就见过他在老式鞋店包鞋的皮纸上作画，画上还隐隐可见朱印的鞋的号码。

他作画后，常常把笔上余色用清水冲下，留作下次再用。

从来不肯把星星点点有用的东西，随便抛弃。

过去有人把他这种劳动人民珍惜物质的俭朴作风说成“吝啬”，实在是不应该的。

白石老师生长在前清国家危难动荡的时代，但他的作品充满了坚强不屈、昂扬乐观的精神，一点没有灰暗颓废的气息，这一点就与士大夫文人画家有很大的不同。

他歌颂生活中的美好事物，同时讥讽当时社会的丑恶面。

观众对他用不倒翁嘲笑当时的官僚、画算盘讽刺剥削者的作品感到兴趣，不是无因的。

他曾画过一幅无叶松，上边题着这样的诗句：松针已尽虫犹瘦，松子余年绿似苔；安得老天怜此树，雨风雷电一齐来。

把官僚剥削者比做虫子，人民的脂膏（松针）被吃尽了，还不满足（虫犹瘦），他盼望能来一次雨风雷电，把这些害民的东西消灭干净，这是何等强烈的反抗精神！

在解放以前我曾见老师在一幅倭瓜的画上边写着这样动人的题词：“此瓜南人称之为南瓜，其味甘芳，丰年可作菜食，饥年可作米粮。

春来勿忘下种，慎之。

”在那苦难的岁月，南瓜可以救济饥荒。

谆谆叮嘱“春来勿忘下种”，表现了他的劳动人民的情感又是何等真挚！

“寻常百姓人家”、“杏子坞老民”、“星塘白屋不出公卿”、“中华良民也”，老人在旧时代里不止一次用这样的词句刻成印章，表明自己的身份不同于官僚士绅阶级。

为什么白石老师的作品那样亲切感人，为什么他画的一些极为平常的事物如萝卜、白菜、竹耙、锄头之类都能深深打动人心，我看最主要的就因为他是一个寻常的劳动人民，因而才能对这些与他的生活有亲密关联的事物，寄以深厚真实的感情。

古人说“画如其人”、“笔格高下，亦如人品”，我们国画传统是很重视品质修养的。

白石老师的成就固然条件很多，但劳动人民纯正善良的品质和思想感情实是最根本最主要的。

其他如艺术方向、苦功、毅力等等也无不与这有着密切的关系。

当一个艺术家动手创作时，他的目的是什么呢？

他是不计个人得失，竭尽心力把自己的正确的思想传达给人。

并企图把作品做到尽善尽美，给人以丰富的滋养呢？

还是带着欺骗的手段，以表面华丽炫人借以攫取个人名利呢？

这一点，我看不仅是分辨艺术家人品高低的关键，也是分辨画品高低的关键。

白石老师有两块印文是“忠心耿耿”、“寂寞之道”。

他对人民的艺术事业是忠心耿耿的，但当他在创造的途中，人们一时还不能完全理解或为保守思想反对时，他就不计个人得失，甘守“寂寞之道”。

我们知道，他过去在北京多少年来一直为一些得势的保派所攻击，甚至在解放以后还有人骂他的作品为“野狐禅”。

过去他有一块印文是：“知我者恩人”，可知当时真正能认识他的并无几人。

展览会上有一幅《芙蓉小鱼图》题着这样的一段话：余友方叔章尝语余曰：“吾侧耳窃闻居京华之画家多嫉于君，或有称之者，辞意必有贬损。

<<师牛堂艺语>>

”余犹未信。

近晤诸友人面白余画极荒唐，余始信然。

然与余无伤，百年后来者自有公论。

于此我们可以看到他当时的处境，然而他始终像一座山似的，兀立不动，从来不肯低头屈服。

白石老师另有两方印文是“宁肯人负我”、“我不负人”。

这种品质难道是一些带着流氓或市俗气味的艺术家所能有的吗？

白石老师平时作画，既不看真实的对象，又不观看粉本和草稿（除了特殊的题材），就是那样“白纸对青天”“凭空”自由自在地在纸上涂写；但笔墨过处花鸟虫鱼、山水树木尽在手底成长，而且层出不穷，真是到了“胸罗万象”、“造化在手”的地步。

有次我在江南写生，一天午后躺在一棵大松树下睡着了，醒来仰观天际伸出的松枝，忽然感到似在那里见过，想想才恍然知道那分枝布叶及松子的神态，原来就像一幅齐老师的画，这使我感佩老师作画不仅是从造化人手，而且观察认识是那样细致深刻。

过去也曾有人认为国画家“凭空”作画，就是不重视生活，殊不知我们优秀的传统画家都是把研究生活、认识生活，作为修养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；但当他正式进行创作时，认识生活的阶段已经成为过去。

我们不能设想白石老师一边执笔一边观看，能画出今天这样生动的虾子。

中国画家在长期不断的观察及不断的习作中，逐渐全面深入地认识了对象，等到“成竹在胸”的程度，才能进行真正的创作。

作者到了这个境地才有可能不受约束或少受约束，将全部或较多的精力经营意匠加工，充分地表达事物的神气和自己的思想感情，因而达到艺术上感人的化境。

由此可知，中国画家在创作时不再看对象是高度熟识了对象的结果，而不是脱离了生活。

白石老师在五十岁以后才定居北京，在这以前他几乎有半个世纪的时间居住在农村。

早年在他的生活稍稍宽裕后，就在家园四周种花种树，养虫养鸟，朝朝暮暮饱览饫看，把这些景物都稔熟在胸中。

四十到五十岁之间五次出游，“身行半天下”，更进一步扩展了眼界和胸襟，为他的艺术奠定了一个强固的生活基础。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